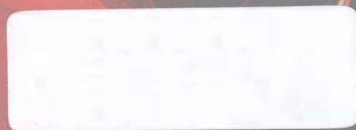


将夜

猫腻

JIANG
YE

之朱雀之火
天能容我，我便能活
天能容我人不能容我
那我只好……



将夜

猫腻

JIANG
YE

之
朱雀之火

(鄂)新登字08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将夜.2, 朱雀之火/猫腻著. —武汉: 武汉出版社, 2012.7

ISBN 978-7-5430-6928-2

I. ①将… II. ①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91125号

著 者: 猫 腻

责任编辑: 赵 可

封面设计: 姚姚工作室

出 版: 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邮编: 430015

电 话: (027) 85606403 85600625

网 址: <http://www.whcbs.com> E-mail: zbs@whcbs.com

设计制作: 姚姚工作室

印 刷: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22 字 数: 315千字

版 次: 2012年10月第1版 印 次: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25.00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- 【第一章】青春啊青春·1
- 【第二章】书院里的燕国教习·5
- 【第三章】旧书楼·9
- 【第四章】且劈书山第一刀·13
- 【第五章】春已浓，人将残，书如故·17
- 【第六章】楼外风波起·22
- 【第七章】怪你过分美丽·26
- 【第八章】书中有纸，不知何言·30
- 【第九章】伟大无耻笔友的诞生·34
- 【第十章】首人公主府·38
- 【第十一章】一部叫做小王子的童话·42
- 【第十二章】铁坊柴房杀人·47
- 【第十三章】以血洗血·51
- 【第十四章】谁动了朕的御书房？·55
- 【第十五章】通往那个世界的第一扇门·61
- 【第十六章】永字八法·66
- 【第十七章】今夜无人入睡·71
- 【第十八章】谁人凭栏看？·76



- 【第十九章】 同是天涯沦落人·80
- 【第二十章】 两大名帖的诞生夜·85
- 【第二十一章】 神符师的传人·89
- 【第二十二章】 关于天地之箫的留言·93
- 【第二十三章】 那些经脉不通或者尽碎的家伙们·97
- 【第二十四章】 搬山·102
- 【第二十五章】 私信往来论短长·107
- 【第二十六章】 牛群，后山，良方·111
- 【第二十七章】 留书不知暑已至·116
- 【第二十八章】 暑夜一碗面，湖畔一茶师·121
- 【第二十九章】 宁缺人生的第一场战斗·125
- 【第三十章】 少年背后生着朵黑色的花·130
- 【第三十一章】 朱雀、黑伞以及光明的夜·136
- 【第三十二章】 胸口的长矛惊了蝉鸣·141
- 【第三十三章】 塔上论动静·146
- 【第三十四章】 落入阡陌大道间的马车·149
- 【第三十五章】 生命不可承受之重·153
- 【第三十六章】 那是你我想不明白的事·158



- 【第三十七章】 温暖至滚烫的湿毛巾 · 163
- 【第三十八章】 世间最美妙的声音 · 168
- 【第三十九章】 大黑伞的故事 · 173
- 【第四十章】 被遗忘的期考 · 176
- 【第四十一章】 自幼杀蛮，故蛮不讲理 · 180
- 【第四十二章】 能修行之后会去做什么？ · 185
- 【第四十三章】 看破 · 191
- 【第四十四章】 少年爱财，取之无道 · 196
- 【第四十五章】 谁的赌坊？ · 202
- 【第四十六章】 穷人乍富岂能安？ · 205
- 【第四十七章】 感知，感动知交也 · 209
- 【第四十八章】 本命，看桑桑！ · 214
- 【第四十九章】 书院里的天才们 · 218
- 【第五十章】 被书院遗忘的少年 · 223
- 【第五十一章】 秋之静美肃杀 · 229
- 【第五十二章】 将军威势如雷 · 232
- 【第五十三章】 当年你若不曾舞 · 237
- 【第五十四章】 西陵来信 · 242



- 【第五十五章】 大明宫里的夫妻 · 245
- 【第五十六章】 书斋小日，天下三痴 · 248
- 【第五十七章】 一帖惊长安 · 256
- 【第五十八章】 无题 · 260
- 【第五十九章】 柳絮下的真相 · 268
- 【第六十章】 锈钉下的阴霾 · 272
- 【第六十一章】 也许后天 · 276
- 【第六十二章】 来自燕国的两个人 · 281
- 【第六十三章】 登高 · 287
- 【第六十四章】 辩难始 · 293
- 【第六十五章】 善饮者无赫赫之言 · 299
- 【第六十六章】 鸣金之后谢恩否 · 306
- 【第六十七章】 你真的很美 · 311
- 【第六十八章】 希望在人间 · 319
- 【第六十九章】 一夜无言观山景 · 324
- 【第七十章】 开楼 · 329
- 【第七十一章】 登山 · 335
- 【第七十二章】 起步 · 340



【第一章】
青春啊青春
EPILOGUE

宁缺不应该觉得冷，因为那名穿着棉袍的书生，从头到脚从内到外都没有流露出丝毫敌意、任何危险气息，相反却干净的仿佛无垢的莲花，像亲人般令人信任。可他还是觉得有些冷，因为那书生一眼便瞧出来自己背着一把伞，那把伞很大很黑，而且是他和桑桑最重要的东西，并且想要换走。

朝阳无法直射巷道，气温有些微凉，这难道是他感到身体寒冷的原因？还是说那名书生让他产生无来由的信任使他感到恐惧？

宁缺像个冰雕般站在巷道里，站了很长时间，才回过神来，略带惘然地回头看了一眼，自然什么也没有看到。然后他低头想了想，发现想不明白先前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于是决定不再继续去想，摇了摇头向众生喧嚣处走去。

他不知道传说中的夫子已然乘车而去，他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一个历史时刻，他不知道自己拒绝那位书生的交换又是怎样的错过，他不知道那是真正的第一堂课，但即便知道他也不会去换，用自己已有去换尚未拥有，绝不是他会做的事情。

.....

书院普通意义上的第一堂课是大课，学生们集中在微凉的石坪上，满怀憧憬听着书院某位教授的训话，想象着今后两年或者是三年间的生活。

如同入院试那般，书院的课程内容也分为六科，两百名学生被分成六个书舍，

每日上课时间由清晨至午时，看似时间不长，但中间没有任何休息。

幸运进入术科的七人，每日午后还要接受书院相关方面的教导，而其余的普通学生在午后便可以自由活动，可以自行选择留在书院自习，或是回到长安城里去花天酒地，而那位首席教授极温和而诚恳地建议大家留在书院去旧书楼温书。

书院的纪律要求很宽松，以深处那道钟声为号：第一声钟响为警，第二声钟为入，第三声钟为散，第四声钟为离。入散之间便是学生们在书舍里学习的时间，书院要求学生在这段时间内专心听课，可以提问但严禁喧哗。至于值日打扫之类的事情，完全不需要学生去操心，朝廷每年花费重金，在书院不知聘了多少扫夫煮妇。接下来便是分班，书院采用的手段是最简明公平的抽签，根本不理睬考生的家世门阀，也不在意入院试的成绩，那位谢承运公子和钟大俊被分到了甲舍，临川王颖被分到丁舍，宁缺则是被分到了丙舍。去坪侧教习室取回专属自己的书册典籍，宁缺随着人流盯着掩雨廊上的木牌，找到了丙舍的房间，看着里面那些如画明窗，如纸白墙，想着今后数年自己便要在这个地方度过，想着自己终于踏进了大唐帝国的青云道，他的情绪有些微感惘然，深吸一口气平静心神，抬步迈过那道高高的门槛。

“宁缺！坐这儿！”书舍里同时想起两道惊喜意外的声音。

宁缺愕然抬头望去，只见宽敞的书舍后排，褚由贤正兴奋地向自己招手，脸色看上去有些苍白，而在最前排，司徒依兰正兴奋地看着自己，今天少女在学袍之下穿着身蓝色劲装，斜襟上绣着几朵梅花，微敞的衣领内白皙的脖颈细腻一片。

恍然若梦，仿佛隔世，确是隔世，这是他最熟悉最难忘的画面，那时节每年仿佛都会看见一遍，而且那时候喊他去坐的人更多。

宁缺沉默站在书舍槛内，用力地闭了闭眼，才把那些虚妄扰心的回忆驱除出脑海，向着面带期盼之色的司徒依兰致以歉意一笑，向后排走了过去。他不知道这位司徒小姐是云麾将军之女，但知道她肯定出身长安贵门，虽说书院之内诸生平等，昨日听说陛下当年微服前来就学，也与普通贫民学子并排而坐，但与这种贵小姐接触太多，谁知道会惹出什么麻烦来。

放下沉重的书册典籍，他看着褚由贤苍白瘦削的脸颊，盯着对方有些发育的嘴唇，蹙眉问道：“你咋儿又去了红袖招？”

“待了整整一夜。”褚由贤叹了口气，并未做丝毫隐瞒，凄苦说道：“宁缺，这

个世界出问题了，我想不明白，所以在红袖招里疯了一夜。”

宁缺想起先前遇见的那书生，身体微僵，问道：“出了什么问题？”

“我居然考进了书院，就是这个世界出现的最大问题。”褚由贤看着他极为苦恼悲痛说道，“你知道的，我家那老头子花了两千两银子给我买了个人院试的资格，我只是来镀金好娶老婆，昨六科我都是瞎答的，放榜的时候我根本没去看自己的名字，结果……我居然考了四科乙上！”

宁缺惊愕无言，半晌后由衷赞叹道：“你还真是真人不露相啊。”

“不露相个屁。”

褚由贤的脸色就像是家中老头子死了，失魂落魄说道：“我数科答的是夫子喝醉了，嚼了半山桃花，就这样还能考乙上……这只能说明书院的教习们都疯了。”

宁缺思考了会儿，猜测道：“会不会是你家使了银子？”

褚由贤愤怒道：“谁听说过书院能靠银子进来读书？而且那老头子只出了两千两银子！两千两就只够我在红袖招里包四个月！够干个屁事儿！”

远处长安城内，东城某家银坊深处的圈椅上，某位身材极为发福的老爷子正肉疼看着自家的账簿，泪眼婆娑叹息道：“二十万两银子……贤儿啊，为父把大半个家业都卖了，就指望着你出人头地，你可不能令为父失望啊，谁说书院不收钱，那群酸贼……就是不收小钱！”

褚由贤并不知道他家那位老头子为了让他进入书院，做出了在商场风浪多年间都不曾做过的绝世豪赌，犹自在哪里愤愤不平，总觉得书院教习们集体发疯。

“我自幼就不喜诗书，不好骑射，所以和长安城里那些公子贵女都玩不到一起去。幸亏你也分到了丙舍，不然我真不知道接下来这些年怎么过。”褚由贤悲伤地说着，宁缺却只是注意到他说自己不喜诗书不好骑射时，非但没有什么赧然羞愧情绪，反而显得格外理所当然，甚至有些隐隐自豪。

他笑着安慰这位在长安城唯一的熟人，说道：“既来之则安之，想那么多做甚。”

“有道理。”褚由贤环视宽敞书舍里的同窗们，目光在那些身材窈窕的少女身上扫过，逐渐变得欢喜起来，“多和同窗们亲近亲近，将来婚事也好有个着落。”

宁缺无言以对，无颜以对。

褚由贤本就是个性情疏阔开朗的典型唐人，不然当日也不会在青楼里初遇宁缺，便要请他喝花酒玩姑娘，此时把心情调适过来后，顿时回复平常，两根手指拈起玉玦指着前面几排的乌髻女学生们，压低声音说道：“那个温柔小娘子叫金无彩，咱大唐国子祭酒幼女，性子温顺但极不好惹，因为祭酒大人的脾气特别严肃或者说暴躁；那个高个姑娘你不要惹，因为她姓高，家里有个舅舅在宫里当差……那个油头粉面的小子叫陈子贤，家里是在西城开书局的，很是有些小钱，哪日你我喝花酒手头不便时，可以喊他同去，至于他身边那个矮个子就不用管了，听说是辰州过来的学生，除了吃饭睡觉便是在读书射箭，无趣的很。”

宁缺大为佩服，暗想一个不愿意进书院的人，只用了半天不到的时间，便把书舍里整整三四十人的来历性情摸的清清楚楚，这得是怎样的精神——想必这得是要把吃喝玩乐事业进行到底，把寻朋觅伴爱好打入书院的精神吧？

“啊，穿衣服的小姐你大概已经知道是谁了，不错，她就是大名鼎鼎的云麾将军之女司徒依兰小姐是也！”褚由贤轻拍书案，像说书先生般唾沫横飞快速说道：“宁兄，先前你舍她不顾来就我，本公子自然感沛莫名，但我必须提醒你，你极有可能已经得罪了这位长安著名贵女。不要说我没有提醒你，司徒依兰小姐八岁便在朱雀大街上驰马纵横，与一帮同龄女号称娘子军，这些年来不知惊了几家煎饼果子摊，卤煮火烧店，吓坏多少好色胆大男子汉，踹飞多少无情无义郎，你要得罪了她，那可真是在长安城里寸步难行，恰如进了煎饼果子店，有个屁的果子好吃！”

宁缺被面前若喷泉般的唾沫星子惊住，半晌后才反应过来，心想娘子军这种事情我不去招惹自是不怕，司徒依兰在他眼中不过是个并无恶意的小女孩儿，自不会在意，反而对褚由贤的本事大为赞叹，说道：“下回去红袖招若手头紧，我看倒也不必强拉着陈子贤，你去说几段书便挣回来了。”他自以为这句话调侃的极为到位，不料褚由贤斜眼看着他，淡淡嘲笑说道：“在那等青楼里，靠说几句便能挣着银子，除却宁兄你，天下还有何人能做到？”

宁缺表情一僵，极想痛揍此人以发泄恼羞成的那怒，终是强行压抑住了，因为此时负责讲解礼科的教习先生已是一脸严肃走了进来。

书舍内骤然变得安静无比，那些青春跳跃的鸦和雀不知飞去了哪里。

“礼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很宽泛很宏大的命题，但我们不能因为命题宏大便不再去探索研究，因为这个命题很重要。这个字如同苍穹那般高远不可触摸，那我们是不是就不应该向苍穹投以探索好奇的目光了呢？当然不，我们白昼观云探风，夜晚观星探幽，我们想知道苍穹是什么，我们想知道有什么在上面。”

“极宏大的命题，要以一种被我们能理解的方式做出解答，那么我们的答案必将具体而微，向微妙处向具体细节里去问询。我们仰望星空，看星辰移动，在心中画出那美妙而恒定的线条，最终便成为观星之术。苍穹是什么？便要从这样具体的一根根线条，一道道云气，天地间呼吸的上沿，元气波动的上限去体会去感悟，而礼字，同样如此，如果你们要问为师，礼之一道若往具体去探究，往具象中去觅名词，会得出怎样的答案……为师只能说出自己的理解，所谓礼，就是规矩。”负重讲解礼科的教习先生乃是书院礼科副教授，年龄约有六十几岁，说话速度极为缓慢，吐字非常清晰，讲课内容倒也算有条理。台下各方横直书案前的学生们听得极为认真，然而宁缺却早已是昏昏欲睡，教习先生双唇间吐出字眼越清晰，他越觉得脑海里那些瞌睡虫越庞大，越无法抗拒。入院试时他礼科成绩是丁等最末，前生后世对这些内容都未曾发生过兴趣，最近这些年更是成日忙着写字儿冥想杀人放火赌博睡觉，实在是无能为力。迷迷糊糊间，宁缺忍不住有些惘然地想道，如果今后几年间在书院的生活，便是每天把清晨大好时光尽付于这枯词滥调，那该是何等的痛苦。

紧接着书舍里发生的事情，把他从这种绝望幻想中拯救了出来，他再一次明白在大唐地位至高的书院果然不是一般地方，这里的教习果然不是一般人。

当老教习说道礼便是规矩时，书舍里忽然响起一道极不赞同的声音：“先生，我大唐帝国威服四海，圣天子君临天下，重修礼记，靠的可不是什么守规矩。”

书院规矩课堂上可以提问，所以这名学生的质疑倒也正常，但这毕竟是入学第一天，所以书舍里的气氛骤然变得有些怪异，宁缺自昏睡状态中醒来，问旁边书案上的褚由贤，低声道：“谁啊？”

书院讲究有教无类，因材施教，能入院读书的学生有很多普通百姓家的儿女，但敢在第一堂课上便对教习先生提出质疑的学生，必然家世不凡或者自视不凡，此时站在书案旁的那名学生原来是某大将之子。

教习先生冷冷看着他，问道：“那依你之见，难道人在世间生活，可以不讲规矩？”

“不错。”那位将军虎子瓮声瓮气说道：“我大唐以武立国，靠的就是不去管那些迂腐规矩，甲坚矛利便自然能永远胜利，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就不守礼。”

教习先生脸上的皱纹渐渐平伏，面无表情看着这名身材魁梧的学生，说道：“你这句话意思就是说，只要拳头大便是道理？”

那名学生有些尴尬地挠挠头，强颈道：“这么理解倒也不为错，像我大唐数攻燕国，哪一次不把他们打的喊爹喊娘，他们甚至要把太子送来长安为质，但他们的皇帝哪里敢对我大唐陛下失毫无礼？还是要尊称为圣天子。”

宁缺在书舍后方听着这番话，暗想这家伙礼科成绩肯定不会比自己更高。

教习先生缓步向那学生走了过去，脸上依旧没有丝毫表情，但当他走到那学生身前时，声音却陡然拔高，举起枯树干般的右手，劈头盖脸就打了过去，愤怒地咆哮道：“拳头大就是道理？那我这时候打你就是道理！”

书舍里响起一阵惨嚎，那名身材魁梧的将军之子，不知道是害怕书院规矩，还是过于尊师重道，竟是根本不敢还手，被枯瘦的苍老教习瞬间打到鼻青脸肿，口角流血，看上去显得异常凄惨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教习先生终于住手，气喘吁吁瞪着将军之子阴沉训道：“如果你你说的是对的，那我这时候打你就是对的，因为我拳头比你大。”

从教习先生开始痛揍将军之子，书舍里早已乱成一团，学生们震惊站起，却没

有人敢去拉晋入狂暴状态下的先生，直至今时，司徒依兰才不服说道：“先生！如果你认为自己比他厉害，所以可以打他，那岂不是证明了他先前的观点？”

宁缺依然坐在书案旁，但他的嘴也长到了极大，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初入书院第一天，便看着如此火爆的一幕，此时听到司徒依兰的反驳，心里也觉得大有道理。

先生回头冷冷看了司徒依兰一眼，说道：“我就是想要证明他的道理，有问题吗？”

司徒依兰紧紧抿着双唇，想着入书院前父兄们的紧张叮嘱，但终究还是没有忍住，将心一横，颤声说道：“是，如果您认为他是错的，那就不应该用他的道理去教训他，既然礼是规矩，您就应该用规矩去束缚他，去惩处他。”

教习先生冷冷一笑，看着她说道：“云麾将军一辈子没读过书，这女儿倒教的不错，不过据我所知，你们两家将军府虽然交好，但你们却没有来往。”

“这和交情无关。”司徒依兰强忍羞恼之意，仰着脸倔犟说道：“我只讲道理。”

“好，我来给你们讲道理。”教习先生看着书舍内的学生们说道：“无论是云麾将军，还是什么将军，就算他们的拳头比我大，势力比我强，依旧不敢来打我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书院教习，而这就是我大唐的规矩。”

书舍后方褚由贤满脸怯意低声说道：“这书院怎么乱七八糟的，不过宁缺，你可千万不要冲动，去惹这位教书先生。”

宁缺当然没有虽千万人往独往的那种勇气，看着正在擦拭手上血迹的教习先生，在心中默默想道：“书院定的规矩就是最大的……这和礼可没什么关系，只能说明书院里有个拳头最大的家伙，只是那家伙是谁？喝酒切桃花的夫子吗？”

教习先生重新拾起书卷，面无表情看着犹有不甘的司徒依兰，说道：“不管你们服不服，信不信，什么时候你们能够把书院的规矩破了，再来和我讲道理也不迟，至于现在我的道理就是这么简单：礼，就是规矩，就是我的规矩。”

礼就是规矩，就是我的规矩——这是何等铿锵有力，掷地有声，霸道无理，蛮横混账的强势宣言啊！宁缺怔怔看着那位像老树干般的教习，发现自己越发弄不明白这座书院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，却又越来越喜欢这个鬼地方了。

……

午时准点下课，礼科教习先生腋下夹着墨卷，一吹颌下长须，目不斜视走出书

舍，傲骄到了某种程度，书舍里的学生稍一错愕然后瞬间炸锅，纷纷聚在一处议论晨时的那一幕，司徒依兰等人则是冲到那名被打学生身旁，关切地取出清水手绢，开始替他清理脸上的伤口，那魁梧男学生脸上满是委屈的泪水。

“楚中天！你个没出息的东西！”司徒依兰恼火地打了他脑袋一下，怒斥道，“要让你爷爷瞧见你这副模样，只怕要给气死！屁都不懂，先前也有胆子顶撞教习，顶撞倒也罢了，教习打你你不会还手啊！就算不还手难道不会躲啊！”

大唐十六卫大将军楚雄图这辈子生了七个儿子、三十七个孙子，楚中天是孙辈之中读书最好的一人，不然也没办法考入书院，只是家学渊源，楚中天依然拥有一身悍勇武力，谁能想到先前竟是被教习先生揍成了可怜的鹌鹑。

楚中天擦掉脸上泪水，委屈看着司徒依兰抱怨道：“依兰姐，这事儿真不能怪我，按爷爷教的，有人要打我我就得打回去，管他是亲王殿下还是皇子，我先前真想还手来着……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刚才根本就动不了。”

就在这时书舍方位传来褚由贤懒洋洋的声音：“书院礼科副教授曹知风，于大唐神风七年毕业于书院术科，留院任教已愈三十年，洞玄境界大念师。”

此言一出，书舍俱静，司徒依兰睁着大大的眼睛，半晌后恼怒地一跺脚，嚷道：“就算是大念师……修行者欺负个半大孩子做甚。”

褚由贤走上前来，看着鼻青脸肿的楚中天，叹息一声，摇头说道：“这事儿你们根本没处说理去，因为曹知风教授……是燕人。”

人群外的宁缺听到这个答案，也忍不住摇了摇头，暗想你当着个燕人的面提及帝国大胜，对方太子人质，被人痛揍一番……确实无处说理去。

大唐帝国雄霸天下，子民多自信甚至狂妄，宁缺承认自己在边塞草原上面对蛮人们时，也时常会流露出某种骄纵之气，只是今日看来，长安城南这座书院兼容并蓄，不止学生就连先生都有很多来自异国，日后说话行事当小意些。

警入散离第三声散钟响起，学生们从各自书舍走出，有些长住的学生脚步匆匆赶往灶膛，以免错过开学第一日的特殊加餐，有些要回长安城的学生则是脚步匆匆往院方草甸赶去，以免错过城内狐朋狗友们的庆功宴，而大多数学生则是收拾书具后，顺着书舍旁幽静的巷道向书院深处走去。抬头看了一眼标志牌，知道那个方向便是旧书楼，联想起今晨第一堂大课上那位首席教授的殷切叮嘱，宁缺也不禁产生了某种好奇，挥手与褚由贤（注一）告别，便跟着人群向那条巷道里走去。

书院里的建筑分布看起来没有什么规律，东面几片西面几廊，零散铺陈于山脚草甸之间，但却给人一种浑然天成的感觉，平檐书舍掩雨廊间隐藏着无数条巷道，清幽安静四通八达，如果没有标志牌，谁都不知道前方会通向何处。

宁缺表面上嬉笑寻常，骨子里却不怎么愿意和人群相随，走不数步便刻意与人流分开，一个人安静地在巷道里行走，正午的春阳罩在头顶，把巷道旁的平檐映成整齐的黑印，刚好压住他的右边肩膀，感觉有些沉重。

就这般安静走着，不知走了多久终于走出了巷道，眼前骤然一片明亮开阔，多出极新鲜的风景，宁缺将被风吹起的头巾掀至颈后，看着面前这一大片湿地林泽，看着郁郁葱葱的水松青竹，才知道原来书院深处竟还有这样一番胜景。

水泽里生着绵延不尽的芦苇，此时没有肃杀秋风将其染黄洗白，笔挺的腰身在春风里青葱水嫩招展，看上去就像是密集的玉米秆田，微燥的风从泽畔的林间穿过，再被这些带着水汽的青秆一滤，复又变得清凉宜人起来。（注二）

宁缺在湿地旁的石径上走着，看看水中阴影里的鱼，听听身旁林子里不知名昆虫的鸣叫，心中那根绷紧了十余年的弦，仿佛被泽气滋润，被林荫轻揉，渐渐地松弛柔软，偶尔有同学擦肩而过，便礼貌点头致意，却并不加快脚步。

脚下的石板未经琢磨，上面坑突不平刚好可以防滑，从书舍巷道里铺出，顺着湿地绕了一圈，然后伸入林间，大约数千块石块密密砌成平道，组成了一条极长的石径，最末处抵达山脚青林间的一幢三层旧木楼前。

这幢三层木楼外表寻常普通，没有什么华彩重妆，也没有什么飞檐勾角，只是简简单单地依山而起，但那些用了清漆的木料应该不是凡物，看着风雨经年留下的痕迹，不知在这书院深处静立多少年，却是没有任何细节透出衰败痕迹。

宁缺仰头看着木楼上方那块写着旧书楼三字的横匾，忍不住想道，这书院里的教习们会不会太懒了些，一个藏书楼就因为旧些便叫做旧书楼？

“我知道你们很好奇，为什么这幢楼叫做旧书楼，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因为这幢楼负责替书院收藏书籍，而书之一物，只是用来记载我们的思想，思想这种东西，一旦跃出脑海用文字记于纸上，便不再新鲜，只是旧物，所以任何书都是旧书。”楼下已经围着很多人，紧闭的木门前，一位中年书院教习正在微笑向诸生讲解旧书楼这个名字的由来。

“你们如今已是书院一员，所以要记住，在我们书院从来没有敬惜字纸的说法，也没有什么书籍贡在案上叩首的规矩，书便是书，它只是工具，绝不神圣，只有我们的思想才是新鲜的，为了让你们记住这一点，所以这楼被叫做旧书楼。”诸生点头受教，但并不见得都明白这两段简单话语里隐藏着的意思，宁缺隐隐明白了一些，却不知道自己的理解是否完全正确。

“和大家说一下旧书楼的规矩。”负责管理旧书楼的中年教习微笑继续说道：“这里一共有两名教习四名管理人员，我们的任务就是替所有师生进行服务，所以昼夜无休，你们随时都可以过来看书，但是有三点你们要记住。”

“首先，旧书楼拥有天下最丰富的藏书，是因为除了有一个百人的组织专门负责在各国搜寻书籍外，你们的历届师兄也在花费重金购书，他们很辛苦，他们花的手笔很大，所以当你们看书时请把手洗干净，讨论时请不要把唾沫喷到书上，不用过分爱惜，但也别把它们当成自家茅厕里的草纸。”

“其次，我们不可能再找到更多的书籍，所以当你们想看某本书却发现找不到